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82
19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巴索尔先生(副主席)

(布尔基纳法索)

— 纳米比亚问题〔34〕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点开会。

议程项目 34 (续)

纳米比亚问题

- (a) 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A/40/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23 (第6部分), A/AC.109/824, 825 和 82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687 和 Add. 1)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0/822)
- (e) 决议草案 (A/40/24 (第2部分), 第1章)

尼赞扎亚先生 (扎伊尔)：1985年11月15日星期五，安全理事会为保证联合国迅速采取有效行动，根据《宪章》的第24条，告诉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不能够解决整个南部非洲的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首要机构之一，《宪章》赋予它最重要的任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代表的扎伊尔代表团，对促进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利益、鼓励它们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无视所有的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的态度感到极为沮丧。在以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为首的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以及所有非洲人的心目中，这一态度是对纳米比亚独立的藐视和不尊重。

监禁十八年之后最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秘书长托依沃先生于1985年11月13日在安全理事会辩论中第一次发言时引证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在今年6月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作的重要发言，他说：

“整个世界都要求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实行经济制裁措施。安全理事会承担有特别责任，必须现在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以确保执行其……各项决议，

特别是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现在是联合国这一最为重要机构采取人们对它要求和必要的行动的时候了，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约束性制裁措施，以此作为最为有效的方法来确保南非接受联合国的权威性，并确保南非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S/PV. 2624, 第28段）

非洲一位杰出的儿子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在安全理事会所做出的这一动人的呼吁以及所有在1985年6月安全理事会内发言的不结盟国家代表们的呼吁应该使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不管它是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都应清醒过来，而应该积极地接受这一呼吁，特别是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就在安全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这就更应该这样了。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呢，它们在对第566(1985)号决议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因而阻碍了1985年6月19日的第566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的第1执行段落：

“1. 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公然无视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2.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所进行斗争的合法性，并呼吁所有国家加强对它们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

“13. 强烈警告如果南非不这样做的话，那将会迫使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集中包括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来进一步施加压力，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决议；

“.....

“16. 决定继续管理这一事项，并在收到秘书长报告后立即开会，以审议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在南非继续阻挠的情况下援引上述第13段（第566(1985)号决议）。

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开始了为纳米比亚独立而采取行动的不可逆转的进程；结果，执行以13票多数赞成，2票弃权通过的该决议就意味着，如果秘书长提出一个不能满意的报告的话，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被事实证明仍然是顽固不化的话，安全理事会就将根据第566(1985)号决议，并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分子采取约束性全面制裁措施。

这样，由于这两项条件都出现了，而且由于记住1985年9月4日到8日在卢旺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的最后宣言，由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1985年11月15日提出的载于第S/1763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是符合安全理事会1985年6月19日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的精神和实质的。

面临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这种倒退，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使用安理会吗，难道人们不应该把这一问题完全摆脱安理会而使大会能够处理这一问题，并根据大多数决定权而做出必要决定吗？

此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于11月13日在安全理事会授权发言，它通过表明安全理事会完全对解决这一问题无能为力而表现出其极大地傲慢态度，他说：

“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又一次花时间来讨论西南非洲问题。全世界充满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而这一些才是安理会辩论的主题。”(S/PV.2624, 第42段)

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通过做出这样的发言来预料安全理事会的工作结果难道不惊奇吗？难道它事先不知道那些支持它的人会使用它们的否决权来阻挠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任何决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这不是南非代表和那些从安理会工作一开始就反对该决议草案的人们达成的一种默契吗？这些是我国代表团要提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相信，尽管某些国家仍然对纳米比亚感兴趣，但是，它们根据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决议和决定而对纳米比亚所负有的责任仍然是有效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创始国而加入联合国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的第1514(15)号决议和大会关于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第2145(21)号决议范围内所做的承诺，同时又没有忘记安全理事会制定了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计划和为其最后解决奠定有效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今年庆祝了《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的25周年和将在1986年庆祝第2145(21)号决议的20周年。

大会正式根据第1514(15)号决议的精神一方面重申该决议的条款完全适用于西南非洲领土的人民，同时又在其1966年10月27日的第2145(21)号决议中根据《联合国宪章》承认该领土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

大会在该决议中宣布，南非未能履行自己管理该托管领土的义务，事实上是宣布对该托管不负任何责任，大会决定，委托给英国国王陛下、并有南非政府代表其进行的托管因此而终止，南非对管理该领土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该领土从此以后将由联合国负起直接责任。

这就是建立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的原因所在，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就管理该领土而建议提出具体的方式，以使该领土人民得以履行自决权和取得独立。自那以来，20年时间过去了，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使该决议有效和得以执行。

恰恰相反，在这一期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一直试图在教育、卫生、住房、房地产、压迫性的立法方面加强其种族隔离政策，破坏人权以及剥削劳动力。

南非正式建立了班图教育制度，以便维护白人对黑人的优越地位。黑人所受到的教育是基于下列看法之上：它们的信念必须是作为低人一等的人提供服务，作为廉

价的劳动力储备，以供白人控制的经济使用。这就说明为什么在纳米比亚人口中有很大部分人是文盲。

纳米比亚的卫生部门也充满了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黑人多数得到的健康服务是最基本的或根本不存在，而白人得以享受的健康服务网却有着非常现代化的基本设施。

纳米比亚黑人的居住条件是由1951年的被称为“本地城市地区宣言”的立法所管理的。该立法对纳米比亚人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权利加以管理。在城市中心地区，纳米比亚黑人必须居住的地区同为白人和有色人中保留的地区分割开来，居住在这些区的黑人家庭生活有最低限度的金属板搭起的房子内，居住条件拥挤，缺乏卫生设施。

在房地产方面，存在着一个征用土地和没收牲畜的非常详细的制度，这使纳米比亚的黑人在自己的国家中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现在，我谈谈镇压性的立法和破坏人权的情况。大赦国际和所有致力于捍卫人权的成员国应当进一步研究目前在这方面纳米比亚的局势，因为，有1966年10月27日的第2145(XXI)号决议——该决议宗旨了南非的托管权，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的执行意见又确认了这一决议——所创造的法律条件应当在允许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继续对纳米比亚黑人实行残酷的镇压性法律和法令。

1984年12月12日，大会通过了第39/50A号决议，谴责了所有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政权发布的所谓法律和法令，宣布这些法律和法令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自1967年以来，南非政权帮助了一系列苛刻的法律，规定十分严厉的惩罚——死刑、终身监禁、长期拘留，这些法律的根本目的是要破坏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的合法斗争。

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某些成员国要表现出自己对人类和受苦的人民的声援和

同情，则它们必须首先想想那些根本无法参加和从劳动的纳米比亚黑人妇女。当这些妇女的丈夫或儿子到其它地方去工作时，这些妇女被迫独自留在家里，靠仅够维持生活的农业劳动和家里的男人有时寄回的钱生活。这些妇女不仅要履行自己传统的任务，例如干家务，教育儿童和在田里劳动，同时还必须去干传统上由男人干的工作，例如建造房屋，清理土地和喂养牲畜。

这些是纳米比亚妇女的命运——她们被迫在孤独和贫穷中生活，是受契约劳动的社会变态打击最严重的受害者。

这些是纳米比亚的局势。大会在本届庆祝联合国建立40周年的年会上应当特别注意这一局势，应当毫不拖延地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秘书长、四委提出的所有建议以及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这些建议和决议草案——作出决定。这些问题已拖延得太长了，现在应当解决这一问题，以保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接触小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开始采取有利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步骤。该小组不应由于博塔政权所表现出的焦急态度和采用的拖延的手法而失去信心。不论是在选择一个选举制度的问题上，还是在规定日期以开始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中包括的计划这一问题上，得到南非政权信任的接触小组在于南非政权打交道时应表现出更多的承诺和决心。

南非政权就提出的联系条件是没有基础的。

我国代表团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该政权傲慢自大，利用纳米比亚做为跳板，以满足其对邻近国家的好战的本能，而南非与这些邻国签定了双边协议。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和加入联合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所有根据议程项目34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看到纳米比亚的代表来到联合国的中心，来到我们中间。

马西埃勒先生(巴西):当安全理事会今年六月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的时候,国际社会再次向南非政府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和明确的信号。我们当时指出了我们的目的,如果南非不与秘书长合作,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话,

“就根据《联合国宪章》考虑通过适当的措施。”(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

当时和现在一样,很少人不知道比勒陀利亚可能采取的态度,该政权的记录表明,它向来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一贯破坏国际法。因此,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当时认为,应当警告南非,联合国在完成对纳米比亚的主要职责时将不再容忍用来阻挡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阴谋。

随着时间的过去,南非并没有表明它愿意遵守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呼吁。秘书长在9月份报告说,在他最近与比勒陀利亚就有关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的讨论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警告说

“继续拖延破坏了南非政府的信誉,而世界正在越来越担忧地注视着该区域悲剧性的事态发展。”(S/17442,第12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安全理事会上周再次举行会议,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次会议的不幸结果。

南非试图挑拨离间,破坏安全理事会的审议,这毫不奇怪。在南非在温得和克建立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的请求下,比勒陀利亚宣布已经选择了一个按比例的代表制作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选举的格式,它当时的目的也是挑拨离间。这是为了阻挡根据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深入讨论采取强制性措施,并间接地获得对傀儡政权的承认,而该政权现在居然以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和联合国打交道。更可恶的是,南非认为它能够把选举制度的挑选与再次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无关的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企图结合在一起,这是不符合第435(1978)

号决议的。

鉴于种族隔离政权的敌对政策，我们遗憾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再次受到否决权的阻碍，无法对南非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由于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安理会无法通过强制性措施，巩固并加强国际社会结束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努力。无法实施措施肯定被比勒陀利亚看作是一个巨大胜利。但对整个世界来说，这是对联合国威信的一次打击。现在看来应当分析一下用来阻挡实施制裁的理由。

有人认为，在有选择的领域内孤立比勒陀利亚将导致南非和纳米比亚大多数黑人的更大痛苦，我们不能同意。然而，某些国家认为，外国投资将积极地支持南部非洲它们眼中的和平改革力量。那几个国家认为，从种族隔离制度内部能够施加压力，外国投资能够成为增加南非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中改革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解释比勒陀利亚对大多数进行的不断升级的暴力和镇压，而正是这些大多数是所谓的外国存在和支持想要保卫的？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和平改革的力量正在受到鼓励，而南非军队对邻国的侵略不断增加？我们怎么能够同意，无效的压力和说服就够了，而我们每天都看到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黑人遭到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

那些阻挡安全理事会施加更加果断的影响的国家没有回答上述问题。当今天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当我们汇报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时，我们也必须回答上述问题。

巴西认为，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的代表不能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参加我们的会议是不能想象的。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地威胁了南部非洲持久和平的前景。我们在6月份指出，我们现在有责任重申，继续犹豫不决，不采取措施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将使该区域的争端和紧张局势恶化。巴西除了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议以前规定的强制性措施之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对南非的自愿性制裁。我们知道，单独的行动加起来将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施加相当大的压力。然而，这些行

动不能替代安全理事会为了完成《宪章》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安全理事会已经失去了采取果断行动的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希望，安理会下一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不会再失去机会。

麦克道尔先生（新西兰）：上星期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听取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秘书长托伊瓦先生的发言，他谈到了南非在管理纳米比亚方面的顽固、拖延和傲慢。他向安理会和大会证实了纳米比亚人民所受的痛苦。它由于致力于纳米比亚的自由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将近20年前，当我最后一次担任出席大会的代表的时候，我们讨论并正确地谴责了用来把托伊瓦先生和其他西南非人民组织成员长期在远离他们家园的南非监禁的反动的立法。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并参加我们的讨论。

40年前，当时新西兰的总理弗雷泽阁下呼吁南非在新西兰的带领下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的呼吁没有被接受。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接受。只有一个国家拒绝承认联合国从国际联盟继承了对托管领土的责任。在自决的进程中，处于管理国托管之下的领土中只有一个领土的人民的权利还未得到承认。只有一个管理国蓄意地和系统化地剥夺了联合国的责任以及该管理国作为临时负责当局管理的人民的权利。

在国际联盟委任书的第二条里，南非保证完成自己的职责

“尽可能地促进西南非洲居民的物质和道义、福利与社会进步。”

建立种族隔离的制度和机构本身粗暴地违反了这些义务。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其他组织的各项报告已经揭露了纳米比亚人民的保健、教育机会和生活条件方面的惊人的差距。

那一政府的教育和训练政策使得纳米比亚人中间能够满足今后经济的人力需要和行政管理需要的人材奇缺。在保健方面，儿童中将近10%夭折在婴儿期

同。这再次表明，这种制度完全无法满足社会一部分人的基本医药需要，同时另一部分人却享有大量的设施。如此的歧视行为是毫无道理的，不能容忍的。同样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营养不良的现象和15或20年前已经消除的传染病再次出现。卫生保健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就是对南非当局的一种指控，它曾经公开承诺努力促进纳米比亚居民的道义福利和社会进步。

在经济方面，纳米比亚拥有丰富的矿物资源以及农业和渔业资源。这些资源使得纳米比亚拥有比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现在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为过渡到纳米比亚的独立作准备。但是，南非没有履行其保护纳米比亚人对自己自然资源权利的责任。南非拒不执行联合国方案，使得人们不愿在纳米比亚领土上进行投资。

人们已列举事实，谈了许多关于纳米比亚矿物资源遭受掠夺的情况。而纳米比亚潜在的专门经济区遭受掠夺的情况却谈的较少。纳米比亚沿海地区的资源有潜力使纳米比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渔业国家之一。粮农组织(F A O)研究表明，如能执行一项恰当的管理政策，每年可以产生大约140到150万吨的捕鱼量。鉴于目前这一地区渔业捕获量严重过度，特别是远离非洲的远洋捕鱼船队的大量捕获，紧迫地需要有这样一项政策。

纳米比亚理事会已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如维也纳起草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理事会并宣布一个专门经济区，为纳米比亚独立后适当地管理这一资源提供必要的基础。我们希望各成员国特别是那些已经宣布自己的经济区的国家，支持理事会的这样一个决定，同时不在纳米比亚潜在专门经济区的水域内进行捕鱼活动。

通过与比勒陀利亚的耐心谈判，接触小组的西方五国政府努力找到办法，把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它们提出的办法包括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中，被联合国全体成员承认为实现纳米比

亚独立的唯一可接受基础。南非本身也接受了这一决议。然而，自那时以来，南非政府蓄意进行有计划的阻碍。南非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反对，在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后立即建立一个所谓的多党会议当局。每当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有所进展，比勒陀利亚必然提出新的问题。如1982年南非接受一系列关于独立的纳米比亚立宪大会以及关于一份新宪法应包括的原则，1983年，秘书长去南非，南非政府表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技术障碍已经消除。然而，他们再次故伎重演。南非又一次提出新的条件，特别是将执行435(1978)号决议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新西兰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谴责这种节外生枝，阻碍问题进展的行为。

南非在表示愿意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谈判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地区破坏活动。它一方面表示愿意参加1984年的卢萨卡谈判，承诺是它的部队在安哥拉脱离接触，以表示南非具有灵活性，同时坚持联系的问题，使各种努力毫无进展。在报导部队撤出安哥拉之后，南非突击队袭击卡奔达，轰炸安哥拉。这些事件的后果得到安全理事会调查组的研究。

在纳米比亚，南非最近一手扶植的内部当局再次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它早些时候同意的联合国方案的蔑视，不愿意接受任何与南非愿望相违背的权威。这样一个当局是新西兰政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新西兰政府赞成安全理事会拒绝这一当局的决定，因为它是非法无效的。我们完全拒绝上星期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建议，他说，联合国今后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参与应以满足比勒陀利亚的条件为基础。

上星期，南非政府最终告诉秘书长南非关于选举体制选择的决定，已执行435(1978)号决议。我们原来希望，这一决定表明比勒陀利亚方面真正愿意看到解决方案的执行。然而它却提出种种不能执行方案的理由。我们特别注意到，南非外交部长在这一信件中重新提出南非与接触小组3年前在讨论中已经解决的种

种问题。

上月份，共同体政府首脑在拿骚开会，一致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他们指出，如果南非拒不执行国际社会的意见，共同体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有秩序的和平变革，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公正。新西兰政府并不乐意采取这种措施。但是，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承诺实现哪一行动方案所要实现的目标。

新西兰注意到，虽然上星期的安全理事会辩论没有通过一项决议，但它却表明许多国家一致认为应对南非采取行动。我们感到遗憾，这一意见不能变成一份决议，以给南非政府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国际社会不仅不同情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或南非企图使纳米比亚的内部当局得到国际接受的企图，同时也表明，国际社会现在决心采取实际的步骤，以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

新西兰希望纳米比亚有一天能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没有理由拖延这天的到来。实现独立的方式已经商定。如果一些节外生枝的问题和单方面的条件继续妨碍一些最后步骤的执行，联合国应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保证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联合国的正当目标不再受到阻碍。

拉克兹先生（匈牙利）：40年前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包括南非（承担了专管那些人民还未取得全面自治的领土的责任。各国还同意援助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积极地发展它们的自由政治制度。但是南非不但没有履行这一崇高的任务，相反却背叛了对它的信任，要求兼并纳米比亚，将它并入当时所谓的南非联盟。

南非断然拒绝和平过渡到纳米比亚的独立，这导致了1966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发起的一场解放战争。同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任务，建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这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掌握纳米比亚领土的行政管理当局。

为了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独立，这个理事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过去一

些年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85年9月，这个理事会在联合国总部组织的加强国际行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会议就是这一进程最近的重要表现。这次会议谴责了一个事实，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的前夕，纳米比亚仍然遭到南非政权的占领。这次会议还指出，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和某些西方国家的勾结，联合国在终止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对这块领土的任务之后，19年来一直没有能够履行它的责任。

我们开始一年一度地讨论纳米比亚的问题的时刻，正是反对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刻。南非政权继续侵略纳米比亚人民，利用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对安哥拉和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与动摇行动。这个政权坚持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其他有关决议与决定。这种顽固性明确地表现为它最近扶植又一个傀儡机构，所谓的过渡政府。

去年，关于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南非政权并没有改变立场。如果南非没有受到一些国家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它就不能够这样顽固，无视国际严重的压力。

我愿重申我们坚信，只有对南非进行有效地制裁，才能使这个政权产生根本的变革。每一次拖延实施有效的制裁都有助于种族主义分子，因而进一步有害于纳米比亚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代表团不能同意美国和联合王国在上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它们应当考虑它们的立场，要考虑到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独立与自决的真实需要，考虑到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要求。

我们坚信，南非政权这种伪装的解决办法和其他的阴谋都不会有什么成果。我们坚信，成员国将进一步加强它们的努力，遵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单独或集体地实施有效与强制性的制裁，以便实现纳米比亚早日独立。

考虑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考虑到该地区目前局势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这个地区问题的唯一和平解决办法。

我利用这次机会强调纳米比亚独立的紧迫需要。任何将这一问题同别的无关的问题，外来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作为比勒陀利亚的拖延手段而予以坚决抵制。

最后，我愿表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声援并全面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族领导之下而进行的斗争。请允许我也表示，我们坚信纳米比亚将很快成为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国家，我们将能够在联合国这里欢迎它的代表。

莫耶·泊利恩西亚先生（墨西哥）：墨西哥代表团再次参加了这场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以便重申它坚定不移的承诺，推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非殖化，表示我们通过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族）同情地支持他们。

在这一时刻，我们还必须指出，本组织成立已有40周年了，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通过也有25周年了，而我们却没有以公正与果断的态度解决这一不可容忍的殖民局势。

还必须认识到，这些周年纪念是不完全的（只要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公然压迫和剥削纳米比亚人民，无视本组织在过去40年前所做出的决定与通过的原则，这些庆祝活动就不可能完全。因此，纳米比亚的问题就破坏了这次历史性的周年庆祝活动，本来它应当是一次机会，对此我国外交部长于10月23日在大会中曾说：

“……重申并对新做出的承诺，制订有效的方式，为实现我们这个国际组织为之而成立的价值观和愿望而谋求解决办法，汇集他们的政治意愿。”（A/40/PV.46 第58段）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所坚持的顽固态度，以及由于也在这里出席会议的国家通过忽略和资助的行径对它的支持而使它不受惩罚的状况，迫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这个组织内存在着一种危险的麻痹。其结果已经超越了纳米比亚问题，它是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重要考虑。

无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现象，以及许多国家在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们和某些大国的利益有关，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挫折。同样，非殖民化的过程以及发展国际合作与磋商的体系也标志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及尊重广泛人权方面的进展。

纳米比亚问题非常明确。这是一个非殖民化问题，我们不能让它被人为地放在东西方谅解或东西方冲突的范围内。今天我们要强调，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缓和应对解决国际问题作出贡献，但这种缓和不应导致确定新的势力或安全范围，不应妨碍大多数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努力。

正如墨西哥去年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那样，纳米比亚独立不仅仅是被奴役民族未来的象征。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与原则受到了威胁。而且人们还感到不安的是，其结果是否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将来实现它们的愿望。

对纳米比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剥削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国不断指出，我们反对任何地方的践踏人权行为。因此，我们谴责强加给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体制践踏所有人权并使之合法化，所以大会十分恰当地称它为反对人类的罪行。

我要借此机会指出，我国代表团积极重视关于在纳米比亚和南非进行营业的跨国公司的活动而举行的公众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是不久以前举行的。

墨西哥重申，我们深信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于立即实施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第385(1976)号及第435(1978)号。外交努力应被看成是寻求方式以实施上述决定的努力。我们绝不应把这些努力看成是歪曲解决方案或促使我们忘记或违反上述决定的花招。我们明确反对把435(1978)号决议和与只和独立国家主权有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立场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强调，拖延实施这一决议不符合各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

我们坚决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把所谓临时解决办法强加给纳米比亚的任何企图。我们尤其谴责今年7月成立的所谓过渡或临时政府。该政府建立的同一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就宣布它无效，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也对它进行了谴责。

我们要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7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有广泛约束力的制裁。在这一问题上，违反《宪章》的会员国正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如我们上星期所指出的，安理会的制裁仍可从根本上阻碍它的行动，从而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些违反行为的严重性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有效反应。安全理事会以所谓行动效率不够为借口不采取制裁措施，这只是掩盖了某些国家的同谋关系，并加强了违反国的立场。有人还不承认某些事件的发生，如有人不承认种族隔离政权的残暴性。该政权至今拒不接受国际社会和南非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因此我们怎么能够希望它和平放弃纳米比亚领地呢？现在联合国应作出有力反应。大会必须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更为积极和果断的行动。墨西哥代表团一直根据上述精神行动，并将继续这样做，直至纳米比亚独立。正因为此，我们热情地支持了关于召开大会纳米比亚特别会议的建议，并希望这一会议将通过为立即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所必需的决定。

我已经重申墨西哥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现在我要谈一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它是该领地在独立前的合法管理机构，我国也是该机构的一个成员。

即将结束的今年值得强调，理由有几个。我们要对圭亚那的辛克莱大使表示敬意，我们敬佩他的杰出领导才能。他以自己独特的才干、经验和经历恢复了理事会的工作方式和政治策略。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解决这一冲突的进一步努力，是为承担集体责任而进行的第一次多边努力。因此，这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它必须

得到保护和加强。同时，还可以改善和发展它。墨西哥支持改善它的工作方式，以争取更大的效率，宣传重要的决定，从而使理事会成为能够完全履行自己职责、尤其能够执行自己决定的能动机构。因此，我们极其重视实施关于保护纳米比亚领地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我们坚决支持关于在国家法庭里进行审判的决定，以审判那些非法参加剥削、运输和倒卖纳米比亚资源的公司和个人。这和其他通过的决定一样，在研究之后，应该导致积极成果，促进保护该领地的资源。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南非和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正在进行的非法巨额剥削。理事会采取这一步骤和其他行动不仅有助于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将增加威信，并表明认真态度和决心。

最后，我要指出1986年将是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二十周年，也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英勇斗争二十周年。我们希望，明年将庆祝自由独立纳米比亚的诞生，因为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

卡利尔（埃及）：国际社会今年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而自从联大在1946年第一次会上审议西南非洲问题——或被称为纳米比亚——以来，纳米比亚问题在联合国已经存在三十九年了。就国际组织的一致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国际问题得到了象纳米比亚问题这样的注意力。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目标——都单独地或通过联合国、区域性组织或国际论坛表达了它们拒绝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并且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从纳米比亚领土撤军，只有这样纳米比亚人民才能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唯一可以接受的、受到国际承认的实现独立的手段上获得了一致的看法、即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不要将这个问题与其他不相关或无关紧要的问题相联系。

尽管多年来国际社会进行了许多努力，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受到南非的占领，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他们的自然资源每天受到掠夺。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加紧对这一领土的控制，增加军事部队并且将这一领土作为对其它非洲邻国进行侵略的基地。

到目前为止，纳米比亚仍未获得独立，而造成这一事实的责任是南非政府。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就设置障碍和假造借口以防止实施国际组织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并且竭尽所能阻碍这一领土获得独立。*

南非利用对于联合国的公正性表示怀疑的借口，目的在于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过程铺上阴影，并把这个决议与其它无关的问题连在一起；它这样做完全无视了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利益。

载于文件S/17627 中南非外长在1985年11月10日致秘书长的信中提出了很多问题，而回答的很少。关于过渡政府以及将它与即将在纳米比亚实行的选举制度的选择相联系、以及所谓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已经受到了联合国的拒绝，并且被认为是无效的。因此，南非无权在国际组织中发言。如果南非企图通过这封信更明确地表示它关于选举制度的立场的话——选举制度是与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唯一问题，南非代表已经在11月13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说过，即该国政府继续将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在一起解决。但是，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任何企图采取其他办法的做法都受到了拒绝，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拖延该领土独立的企图。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将它从该领土撤军与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军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除了是为了拖延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外，还将非殖民化的问题变成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并且造成了引进冷战的威胁，这对一个已经选择不结盟的道路的、不参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的大陆来说将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文件S/17442中所载的秘书长所作的关于实施与纳米比亚问题有关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报告指出，在与南非政府就实施

副主席巴索勒先生（布尔基那法索）代行主席职务。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所进行的讨论没有进展。该报告还指出,继续拖延实施这项决议破坏了南非政府的信誉,特别是当世界极为关注地注视着在这一地区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的进展时更是如此。埃及完全同意这份报告,即国际社会有责任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不能着手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地区的其他严重事态的反应。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专家小组就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责任问题所举行的听证会。这些讨论说明这些公司应当毫无例外地承担一部分应是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我愿意再一次重申我们上周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在安理会所澄清的立场、即安理会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7章的条款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要求南非实施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1985年6月19日所通过的第566(1985)号决议明确地警告南非,如果南非不与安理会和秘书长合作,安理会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7章考虑采取相应措施,并将此作为一种压力,用来确保南非遵守以上所提到的决议。”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安理会不能行使其责任的话将会给其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的威望撒下阴影。

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上周结束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工作没有能够达成一项决议,特别是鉴于安理会的全体成员国无一例外地在讨论的各个阶段都表示同意遵照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令人更为遗憾的是,安理会没有能够达成一项决议,建议全体支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会给比勒陀利亚政权一个错误的信号,使它们认为有人同意或至少是赞同它的政策,使它继续阻碍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决议的执行。

埃及认为,在等待安全理事会重新担负起责任的时候,在缺乏一个明确的决议实施与执行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情况下,表示了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世界各国负有责任与义务单独地与集体地尽速实施这些制裁。

比勒陀利亚政权每天都向我们表示它不能够理解历史的教训，不能够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业。对该政权及其动摇非洲邻国的企图一个简单的概览就无疑地表明，但它逆全非洲人民解放与独立的潮流而动的时候，是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的，但是目光短浅是这个政权一个突出的品性。

最后，对我们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兄弟，我们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持他们在唯一正当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之下争取独立与自由的崇高斗争。这是我们的事业，而纳米比亚不取得独立，非洲的独立就不能完全实现。

胡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合国四十年的历史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许多代表在这次纪念会上的赞扬，同一时期，这个世界组织及其绝大多数成员国也作出了历史性的努力，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

早在1946年，大会就在65/II号决议中抵制了南非的建议，它唐突地向大会提出将纳米比亚并入南非国的领土。尽管困难重重而坚持进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是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示，简言之，是《联合国宪章》的民主特征，是这个组织本身的一种表示，这个组织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战胜法西斯力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一承诺也来自纳米比亚人民不可破灭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他们一百多年来抵制了占有明显优势的压迫者。

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所指出的那样，南部非洲地区目前正是世界紧张局势的一个温床，一个可能点燃新的世界大战的热点，因而严重地危及了国际局势。仍然没有解决的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洲大陆南部地区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正日益变得具有爆炸性。要对这种长期的局势负责任的是南非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事实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统治者争夺这个地区的霸权符合一些西方国家的全球和战略野心与经济利益。其目的是继续使纳米比亚成为帝国主义的一块跳板，阻碍南部非洲的历史性进步。种族隔离

政权之所以能够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明确的决定与决议是因为它可以放心大胆地依靠它的伙伴们公开与隐蔽的支持，其原因刚才已经提到了。

几天前，在上个星期五，我们再次见证了是谁在阻碍对种族主义分子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正是这些拼命鼓吹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力量，同时又通过滥用否决权而破坏这样解决南部非洲的冲突。两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反对由不结盟国家在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就是赞同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继续在这个国家内外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赞同它蓄意无视世界公众舆论。历史明确地表明，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切支持只能恶化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加剧南非对毗邻的主权国家的侵略。

我们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真理吗？难道我们每天看到的行为还不足以证实这一点吗？对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南非人民的代表已经进行了屠杀，他们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安哥拉和博茨瓦纳遭到了攻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的匪帮得到了支持，纳米比亚的领土被非法占领，而它的人民则遭到了殖民压迫——还能对比勒陀利亚的血腥记载添加些什么呢？还要发生些什么事情才能使南非的同盟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响应对这个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呢？

这种制裁的必要性也表现在秘书长关于执行，或最好说没有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载入S/17442号文件的报告中。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坚决抵制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因为它促进了种族隔离政权的拖延手段。

安理会下星期的辩论清楚地表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南非白人少数统治者仍然想要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随着南非在温得和克扶植傀儡政权之后，它打算将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以及西南非人民组织排除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之外并捏造各种事实欺骗世界。因此，435(1978)号决议的履行遇到阻力，因此它的实现是遥遥无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博塔政权想要在纳米比亚实行所谓的内部解决的打算是

一种无效的新手段，其目的是要继续推行其殖民和种族压迫以及肆无忌惮剥削纳米比亚人民的制度，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政策。我国坚决谴责任何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勾结的行径。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今年年会上所作的发言，我从1985/9号决议中引述如下：

“这种勾结促进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严重违反南部非洲的人权，是南非能够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讹诈的必要手段，因此扩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985/9号决议）。

有人继续坚持要将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出联系起来考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种联系和对安哥拉保卫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主权的严重侵犯都是公开违反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痛苦。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被迫继续为实现其自决权，获得国家独立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组织——亚南非人民组织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弗罗尔森先生（挪威）：正当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以及非殖化宣言诞生二十五周年之时，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联合国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年前，安理会通过了435(1978)号决议，它规定要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而和平过渡到纳米比亚绝大多数人的统治。这一计划受到了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南非以及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赞成。它现在仍然是唯一一个受到普遍接受而且仍然是可行的解决纳米比亚独立的办法。

尽管通过了这一决议，以及西方接触研究小组和联合国秘书长随后所作的努力，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南非政府必须对纳米比亚尚未获得独立负全部责任，南非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作为履行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的条件的要求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国政

府认为，435(1978)号决议应该立即得到履行，履行这一决议与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毫无联系。为了要防止更多的流血和痛苦，这是极为重要的。

今年6月，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这一行径已经遭到安理会的一致谴责。建立这个临时政府使得履行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进一步复杂化。我国政府认为这是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采取延缓手段的另一个例子。然而，我们的确欢迎南非在长久拖延之后，已将它关于纳米比亚选举制度的决定告诉秘书长，这就消除了履行435(1978)号决议的最后一个技术上的障碍。但是假如南非政府继续坚持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作为履行435(1978)号决议的前提，纳米比亚冲突迅速解决的前景就十分暗淡。正如秘书长在今年9月6日向安理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继续延缓履行435(1978)号决议将进一步损害南非政府的信誉。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现在必须要停止。我国政府已多次与其他国家一道要求南非对给予纳米比亚独立采取一些有意义的步骤。由于这些呼吁都未能得到听取，我们与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呼吁安理会对南非采取制裁，以便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外，挪威单独以及与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对南非采取措施，以便向白人少数政权表明，我们这些国家是无法容忍种族隔离以及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继续存在，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愿意与其他会员国一道对南非采取必要的强制性制裁，以便使南非政府能够面对现实。

为了更实际一些，我想考虑一下为了使纳米比亚为它的独立做好准备，我们应当做哪些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过去，挪威对于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表示了保留态度，因为我们认为该理事会过份重视意义有限的研讨会和讨论会，而不是以一种实际的态度为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将要面临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和满意的心情注意到本委员会在今年6月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在纳米比亚海岸地区建立一个200海里经济区。这个步骤对于保护纳米比亚海洋资源将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纳米比亚的海洋资源受到了外来利益过度剥削的威胁。最近粮农组织委托起草了一份报告，讨论有关如何保护纳米比亚海洋资源问题，这份报告很快就将提交该理事会进行审议。

今天，挪威将采取在这方面给予一些实际援助的立场。一艘挪威的海上研究船只“福利德耶夫·南森博士”号正根据从粮农组织的一项协议在安哥拉水域进行工作，而且该船能够随时开始一项在纳米比亚水域进行的研究性远征，以规划纳米比亚海岸地区的海洋资源。挪威提出这项援助供理事会进行审议，我们希望能够迅速做出决定，以便更好地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做好准备。

最后，我向大会保证，我国政府将继续对各种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的联合国活动做出贡献，例如联合国卢萨卡机构，以及纳米比亚建国方案。我们还将继续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合作，只要需要将为了纳米比亚难民的利益给予财政和人道主义的支持，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能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有效地做出了贡献。

穆罕默德先生（卡塔尔）：尽管自从通过大会第65（A）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294（1969）号决议以来，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无数决议，南非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而南非对该托管领土的管理权根据第2145（XXI）号决议早已结束，南非这种行为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完全无视国际法，无视人们的自决权。

这点不能完全归结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不化；该政权从某些成员国得到了暗示性的报告，表示它们不愿意执行对于该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制裁，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使得该政权能够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决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安全理事会在第 539 (1983) 号决议中拒绝了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一些毫不相干的、节外生枝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该决议宣布不能用解决同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无关的问题来要挟纳米比亚的独立，该决议规定根据《宪章》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如果南非继续非法阻碍纳米比亚的独立，不从纳米比亚撤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部队。但是，安理会至今未能对南非实行制裁，因为有人滥用否决权，企图保护该种族主义政权使其不受由于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以及国际法而造成的后果的惩罚。

大会在第 39/50 号决议中谴责主要西方大国及以色列不断增加对南非的政治、经济、财政特别是军事及核领域方面的支持。特别强调某些西方国家在有关纳米比亚浓缩铀方面活动同该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该种族主义政权是不会收敛的，不会遵守联合国的决议，除非那些帮助南非执行南非目前政策的国家停止这样做。我国代表团希望有关国家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采取合法、正义的立场。

我们愿重申，对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支持。我们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专员在极其困难、障碍重重的情况下所做的努力。我们坚信，历史的前进是不能阻挡的，坚信令人憎恶的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将从非洲大陆上被根除，从而，种族主义的残余——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于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的持续的种族主义的侵犯——将会永远从地球上消除。

兹维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本届大会上庆祝了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25 周年之后，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没

有得到解决，尽管国际社会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和决定中坚决表明了立场。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拒不执行联合国做出的决定。纳米比亚人民至今不能行使自决权，不能获得独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断耍手腕、搞阴谋、采取拖延战术，因为在大西洋彼岸有它的保护者。

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侵略行为，蹂躏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国际社会不懈的努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纳米比亚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联合国努力解决的首要问题，以确保殖民主义的残余和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在世界这个地区尽早和永远地被消灭。

以联合国为榜样，许多其他国际讲坛，如不结盟国家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表示它们严重关注帝国主义和种族势力所进行的努力，阻碍纳米比亚人民争取一个团结的纳米比亚的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实现。

南非和美国所设立的前提——如联系、平衡主义、对等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拒绝。现在，我们又看到南非种族分子又一次企图强加新的条件。它们企图使国际社会承认所谓临时过渡政府，该政府完全是南非一手制造的，完全无视安理会的决议，特别是第566(1985)号决议。这是对国际社会的另一次挑战，联合国应该谴责和拒绝这一临时政府。

今年6月份，安理会宣言南非决定和宣布建立的所谓临时政府是非法和无效的。安理会要求各会员国不要采取可能被解释为承认南非这一傀儡政权的行动。

殖民压迫之所以在纳米比亚继续存在，是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和新殖民主义的利益和野心，这一切是所谓同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在实际上已经表明它不仅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利益和愿望不相符，而且与该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的合法利益和愿望背道而驰。南非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面的和大量的政治、经济、财政和军事支持，南非正更加公开地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如安哥拉、

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南非还进行各种颠覆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南非还使用一切手段企图停止世界这一地区的历史车轮，包括建立真诚关系，其目的就是要巩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摇摇欲坠的基础。南非还狗急跳墙，企图维持在该地区遭到全世界谴责的不人道的和侮辱人格的种族隔离制度。

所有这一切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纳米比亚的局势和南非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坚决的抵抗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20年里，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一直进行着英勇的武装斗争，反对种族殖民主义，争取实现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西南非人民组织的秘书长，亚·托依沃所强调的，纳米比亚人民坚决决心继续其英勇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纳米比亚人民遭受了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残酷压迫，他们一再地表明他们有决心继续同南非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众所周知，在纳米比亚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已经十年多了。今年年初，该领土的北部，接近安哥拉的边界，宣布关闭。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使南非10万多占领军有无限的可能性来残酷地对待自由人民，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它们在今年9月份和10月份就是这样做的。跨国公司也能够继续残酷地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自然财富。种族政权通过获得最先进的材料来不断完善其军事机构——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办法就是继续发展其核潜力。南非政府的侵略政策显然增加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特别是非洲的和平的威胁。

联合国绝大部分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一再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合法斗争。南非种族分子最近的倡议清楚地表明它们决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它们的所做所为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也注意到，某些国家坚持有必要同南非进行对话的企图是没有效果的。已经很清楚，使南非变得理智的唯一途径就是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

强制性制裁措施。这也是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长期以来的要求。最近的证明就是安理会面前的今年11月15日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得到安理会12个成员的支持，但是被否决了，类似决议在过去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即遭到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公开的卫道士，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的敌人的否决。由于这一否决，孤立南非种族政权和迫使它结束其侵略政策的唯一措施失败了。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那些倡议同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并给南非完全支持的国家应该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遵守国际社会的呼吁。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它们就应该承担纳米比亚问题未能解决的责任，这对世界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今年10月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坚决地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并强调有迫切的需要给纳米比亚人民独立。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声明：

“与会者……坚决谴责南非共和国奉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谴责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大规模镇压，坚决要求停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的支持。它们要求帝国主义力量结束对安哥拉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干涉和军事干预。”

(A/C.1/40/7, P. 10)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它就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坚决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军事占领纳米比亚，以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继续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和人的剥削。

我愿在这个讲坛上重申，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决心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支持勇敢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获得真正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也呼吁南非立即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撤出它的占领军和行政当局。我们还呼吁南非把一切权利移交给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反对强加新殖民主义解决方案的一切政治花招或企图，因为这些是不符

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只有在有关联合国决定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安理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基础上，纳米比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仍然忠于立即彻底消灭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政策。它将继续为联合国寻求这个问题真正和公正解决方案的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奥兰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某些发言人提到大会年复一年地就同样的问题进行辩论。的确，我们今天审议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极其关切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需要在这里继续审议，是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的顽固蛮横无理态度造成的，它们蔑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定，仍然非法地顽固留在这个领土上。

在联合国大会四十周年纪念会上，137名发言人中有113名提到南非停止利用任何借口，给予纳米比亚独立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基础。我们多次审议了这个决议的执行情况。然而比勒陀利亚却提出了所谓的“联系”政策，企图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使南部非洲的局势变得复杂。显然比勒陀利亚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华盛顿错误措词的“建设性让步政策”的支持，这个政策只能延长纳米比亚人民、南非的黑人群众以及这个地区各国的痛苦，他们是梦想保住权利的种族主义政权每日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受害者。

历史就象白天之后出现夜晚一样不能回转，纳米比亚早晚能取得独立的，纳米比亚早晚都会取得独立的。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儿子正在为他们的最终解放铺平道路，他们不愿意接受关于人权的假宣传，他们必须为此流血。

在这里没有必要重复，自从“联系”思想出现以来，许多人已经谴责了这一个伪善的想法，甚至在国际主义的古巴军队根据安哥拉人民的要求进入安哥拉以前就这样做了。人运和安哥拉政府，以及联合国都曾呼吁南非撤出纳米比亚。但是种族主义者及其盟国使尽一切花招企图继续控制那里的矿藏资源，并且继续享受它们在

纳米比亚领土上的战略地位。

安哥拉为了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把自己变为一个讲坛，表现出富有建设性、灵活和负责的精神，这一点是得到我国政府支持的。但是现在人们不谈论这个事情了，因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及其他在华盛顿的盟友们对推翻安哥拉合法政府更感兴趣。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个城市的报界报道了支持安盟的考虑，而安盟只不过是一个罪犯和流氓构成的组织。

人们在法律的名义下能够继续谈论对安盟匪帮进行“人道主义”援助。难道这一点不构成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公然干预，因此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吗？

几个小时之前，安理会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提出的决议没有被通过，因为有人明确提及执行《宪章》第七章。这使得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了决议。这个否决不仅将拖延纳米比亚的苦难，同时也将拖延南非黑人以及这个地区各国的苦难。为什么要让回避不可避免情况的这些企图防止明天的到来呢？

古巴认为，必须对南非实行《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全面和有约束力的制裁。因为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继续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行侵略性的种族主义政策，所有这些都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现在应该使世界人民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行动使这些人民将来不受苦难。决不能再利用任何借口，继续拖延政策和伪善的欺骗。要么就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支持独立反对种族隔离，要么就支持比勒陀利亚，支持继续违反人权，支持种族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各国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难道除了公开明确和具体地支持纳米比亚独立，支持最终消除种族隔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下午1点散会